

## 霸王山下的怀想 李朝润

走在记忆的长廊，深深怀想；是谁，曾推开公元1958年的门窗，向着公元前209年久久凝望？昔日项羽引兵抗秦、卸甲休整的江边丘陵上，一阵阵隆隆的开山炮声，于两千一百六十七年后，从这些回眸者的手中发出巨大的轰鸣。或许，他们就是那八千江东子弟年轻的一代，为了心头共同的向往，穿越清寂与荒芜，集合在这个叫做霸王山的地方。

他们，以力拔山兮气盖世豪迈，他们，以东风绽放第一枝的情怀，唤醒一片沉睡的土地，谱写一部新韵宏阔的乐章。从此，南钢这一响亮的名字，便在中国冶金行业中熠熠生辉；从此，南钢人发愤图强的故事，便在中国钢铁之歌中年年传唱。

岁月峥嵘，过往难忘，当年那场前所未有的大会战，气势多么雄壮。千军万马，来自四面八方，捧出青春的赤诚，投入美好的理想，面对着荆棘与坎坷，留下多少开拓的脚印和跋涉的诗行。看，满山的大锤风钻、镐头水枪，一起去攻坚克难；看，遍地的扁担箩筐、铁锹板车，一同来快运多装。更有这艰苦奋斗的精神法宝，相伴而行，致远远方，亲密组合成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力量。

天当房，地当床，顶炎日，踏寒霜，垒起锅灶做伙房，搭块油布做会堂，筚路蓝缕，甘苦同享，旷野上的每一棵小草，都在创业英雄奔忙的背影中，感受到一种乐观、一种开朗一种执着与坚强。

为了钢铁元帅早日升帐，突击队的旗帜连云飞扬，劈山筑路，夯基打桩，立柱架梁，人人都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建造时代的炉膛。任凭漫天风雨，何惧满身泥浆，400万土石方，就是立体的功劳簿，千里里扬子江，就是天然的大澡堂。通宵达旦，熬红一双双不眠的眼睛；争分夺秒，磨厚一副副不倦的肩膀。当汗珠浸亮了繁星，心血融进了霞光，第一座高炉冲天而起，第一炉铁水喷火吐浪，激动的泪花，刚挂满脸庞，又随着绚烂的钢花，热烈而欢快地绽放。

钢钎挥舞，金龙翻翔，大进军的号角，已在崭新的炉台昂然吹响。从轧钢机上涌来的铿锵誓言啊，如同大江潮一样奔腾浩荡：啊，我们是铁，我们是钢，我们是共和国不屈的脊梁；啊，我们是铁，我们是钢，我们是共和国壮美的形象；啊，我们是铁，我们是钢，我们为共和国锤炼富强的梦想；啊，我们是铁，我们是钢，我们为共和国奠基明天的辉煌。

## 梨花白 张健

春天的夜晚总是有许多的凉意，尤其是在经历过一场小雨之后，寒凉的感觉更加明显。时近月半，月色溶溶，星光淡淡。在有些沁人肌骨的瑟瑟寒意中，我低着头，在公路上小心翼翼地骑车慢行。突然，鼻孔里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我情不自禁地停下来，循着花香飘来的地方举目望去，顿时惊呆了。

皎洁的月光下，一片白色如雪的花海，在我的眼前铺展开来。呀，是梨花！这里是小城郊区的一片梨园，面积最少也有几十亩吧。前几天我也从这里经过，其时梨花或许未开或者开的极少，但是现在，真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我迈步走进花海，阵阵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让我的心情感觉到特别舒畅。一朵朵如雪的梨花在月色下有一层淡淡的莹润的光泽，高雅素净。

徜徉在这片花海之中，我想找些词句来赞美这圣洁的花之仙子，却发现才思竟然有些枯竭了。

这恍如仙境一般的花海呀，给这座小城的人们留下了多少美好的回忆。然而，随着城市开发的进程不断推进，也许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夷为平地，继而一栋栋现代气息浓厚的大楼会拔地而起。到那时，就再也不会看见这满园的梨花，闻到这令人心旷神怡的芬芳了。

我的心里不禁涌起一丝淡淡的忧伤。这不是一种乡愁呢？终有一天，这里的居民会被拆迁，梨园终究会消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也许会用相机或者文字记录下这无尽的美好，可是却已忘不了梨花的悲伤，记不住心里的哀愁。

月色溶溶梨花白，乡愁淡淡入心怀。在这夜凉如水的时刻，我多想高歌一曲，多想咏叹一声。明年，还会看得见这满园的梨花，这醉人的春色吗？

## 留在时光里的白衬衫 虞秀群

母亲生下妹妹后，就患上了心脏病。父亲一个人干活，要养活一家五口。记忆中，年年要欠生产队的钱，那时叫“超支”。父母的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如何填饱我们的肚子上，至于穿，除了一些哥哥的旧衣物，我不记得父母单独为我买过什么新衣。

小学毕业那年暑假，一天晚上洗过澡，母亲忽然变戏法似得不知从哪儿掏出一件崭新的白的确良衬衫，神秘地朝我眼前一晃：你的，试试吧。

天啊，我竟拥有了有生以来第一件衬衫，而且，竟然是的确良的。夏天的彩虹，美美的在西天暗笑。我很快发现，衬衫那么大，我瘦小的身体还撑不起它。但我还是开心，这是我的衬衫啊。整个暑假，我的心里一直美美的，有时会趁家里没人，打开箱子看看我的衬衫。

上初中的第一天，母亲教我把衬衫下摆束在裤子里，让我挺着胸，还把我送到了村西那棵歪脖子柳树下，才目送着我，一步一步，走向三里之外的街上，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途。三年中，有时爸爸或哥哥要出门办事，会穿上我的白衬衫，说是“借穿”，尽管我并不

## 理发记 侯利旺

理发是件小事儿，又是生活中最为普通的一件事。我对理发要求不高，每月也是要理一次发。

小区里开了三四家五颜六色的理发店，囊中羞涩，总对装修豪华的店心有抵触，我挑选了一家装饰朴素的，推开店门，柜台一位脸上脂肪擦得厚重的女子问我是请首席老师，还是请总监老师剪发？我琢磨，充其量剪个平头，总监也不能变出花来，那就找你们普通理发师吧。

“普通理发老师都很忙，需要你耐心等待一下”。

我不赶时间，找个凳子拿份报纸坐下来。过了一会，顶着一头爆炸式黄发的小伙子出来了。我坐在椅子上对着镜子，望着年轻的理发师手持剪刀在我头上挥舞。他手上拿着推子，还不忘推销会员卡。被我拒绝之后，他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明显感到他对理发敷衍了事，巴不得立马换个新客，再上演一番办卡演说。一根根头发快速从我头上飘落，散了一地。

有个浦口公园，天天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路边摆着一张破旧的椅子，高脚铁丝架着一盆水，脚下竖着一块木质板子，写着“剃头10元”，一位老师傅一丝不苟的帮人理着发。

我感到好奇，剃头匠是遥远的童年记忆，竟然在熙熙攘攘的大城市还能遇到。小时候常听父辈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一头放着围布、剃刀等剃头工具；另一头架着小小的煤炉和铜盆，盆里的水始终冒着热乎气。盆架子有一边是根长杆，杆上挂着钢刀布和毛巾。剃头师傅是不吆喝的，手里拿个钳子形的钢片，和铁棍组成的“唤头”。听到村口传来的

## 春天的音符 于子锋

春天的音符，站在岁月的风口。随着那些远道而来的春风，一起在春天里飘荡。那些清新的韵律，那些飞扬的激情。拂荡在人们的耳鼓，春天的音符，不仅是优美的、动听的、更为春天增添了一种喜乐祥和的色彩。默默的站在春天经过的路口，轻轻的静听着这些美妙的音符，一种柔软的、温和的气息在全身弥漫。

站在阳春三月里，我静静的倾听，这些美妙的音符，是否来自春天里的鸟鸣、抑或是花开的声音，还是故乡的柳笛声。这些悦耳的音符，在春天里飞扬，让我想起了故乡

五月的鲜花别样的灿烂，不仅是爽朗的节气滋养，更因那特殊的劳动节砥砺浸染。沉甸甸的五月情节已深深印留在人们意识里，一听到五月的音符或者看到五月的字眼，浑身洋溢着劳动的甜美幸福。心怀飘荡着劳动的荣耀光彩，步履情不自禁加快了节奏，舞动的手臂更是添增了无尽的力量与壮美。

中央电视台曾播发过这样一组画面：记者随机在街头、工厂、田间采访，以“你幸福吗？”为题请人作答，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悟不同的表述，但应管的主题却归于一点，就是劳动创造幸福，付出劳动赢得的收获才是心仪的快乐。这印证了高尔基所说的那句至理箴言，“劳动是世界上最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

在高高的大桥上，我看到过劳动者幸福的笑脸，在长长隧道里，我体会过普通透光那一刻劳动者汗水与幸福泪水交汇的滋味甘甜。品味自己用粗糙的手抚摸通车时洒有汗水的铁道线所带来的幸福温暖，也在高楼大厦封顶时端起酒杯，与设计、测量的工程师们分享劳动创造所带来的丰收祝愿。儿时课本中每读到“人是从猿变化而来，猿通过劳动改造了双手，实现了直立行走”“劳动创造了人的本身”，心中都溢满对劳动的崇敬与憧憬，也深深感知到人的生命意义在于劳动。

八十年代初刚参加工作，正赶上建设

乐意。好在随着我慢慢成长，初三那年，衬衫渐渐合身了。

也许是白的确良衬衫给了我足够的自信，也许是母亲的爱让我懂得了自尊。初中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毕业考试，还取得了年级第一的成绩。当我毅然决然要上读书不要交费，每月定期发给生活费的师范学校时，母亲沉默了许久。

读师范时，学校里开始流行“文化衫”。开始那会儿简单，雪白的T恤上印上甚至写上黑黑的大字，励志的有“天道酬勤”之类，文艺的有“高山仰止”之类，煽情的有“你吃苹果，我吃皮”之类。尽管我也爱文化衫，但三年师范，我始终带着母亲给我的白衬衫。

毕业那天晚上，学校组织聚餐，我和同学们第一次就着啤酒瓶大口大口灌酒。我们欢唱，我们也痛哭。为我们朝夕相处的情谊，也为我们前途未卜的未来。最后，不知是谁，也许是受了文化衫的启示，拿支签名笔，跌跌撞撞撞过一个一个啤酒瓶子，要求同学们在他衬衫上签名留念。我们签名，我们也纷纷仿效。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件衬衫，就是那天晚



鸟宿池边树

吴有涛 摄

责任编辑 柳再义 投稿邮箱 jsgrb\_liu@163.com

当哪，当哪声，就知道剃头师傅来了。剃头的多是些老人，我们这些小孩就围在旁边，看着师傅利索地拿出剃刀，在钢布上磨磨锋利，刷刷声响起，发丝飞落。不一会，一个亮闪闪的光头就剃好了。那剃头师傅不光是刀法好，还会替客人推拿按摩，治中耳炎，并不额外收费。在他手上，草根树皮也会瞬间变为救苦的偏方。

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也坐到了剃头椅上。老人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微风伴随着剃刀的上下飞舞。他带着眼镜，佝偻身板。与老人闲聊，间或掺着路边人三言两语，得知老人已经70多岁，从13岁开始学剃头，到18岁出师自己干，如今已经66年年头。66年，对于历史，是短暂的，对于个人，则是漫长的。来了去，去了来，打理了多少颗脑

## 春天的音符 于子锋

的春天里的夜晚，母亲那亲切而又熟悉的摇篮曲，让儿时的我在春天里做一个七彩的梦。如今，每到春天，我便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母亲的摇篮曲，想起了我的故乡。春天的音符，充满了春天的希望、也点燃了无数的乡情。

站在春天里，我默默的等待着春暖花开，更等待着那种久违的声音。春天的音符，踏歌而来，春天的音符随风如梦。春天的音符是故乡的土地深厚的呼吸，春天的音符是一场场花事开放的过程，春天的音符，就是每一颗闪烁的星星，将曼妙的曲调，洒在了九天银

## 劳动也幸福 方成龙

中的阜阳至淮南铁路高潮期。此时淮北大地天寒地冻，我们每天早出晚归，砌涵洞、抬枕木、翻道作、架钢轨，脸已冻红肿，手已磨起茧，汗水已透湿衣衫，但看到经自己手所铺设的铁路线节节延伸，一座座桥墩拔地而起，劳作的疲惫困顿时而消，唱着歌踏上返程路，一夜酣畅做起幸福梦。此后，我又手拨算盘珠，干起了会计，一年四季与数字钱款打交道。每当为工友们的出差票据粘贴整齐把报销款及时递交到满意微笑时，每当季末年末自己加班加点核算的成本数字准确严谨为管理作出一点贡献时，我都充满了劳动后收获的快意。

后来，我走上了宣传岗位，投入新的劳动战场。用笔和口为工具，把工友们创造的喜讯印在报纸上、响在广播里，使身边一个个工友的事迹转换为更多的人比学赶超的奋进动力。每当收到自己挑灯撰写的稿件被《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采用的通知时，就沉浸在劳动收获的汪洋中，自己的劳动与工友们创造建成的大桥、铺通的铁路、筑起的高楼一样赋有意义，充满价值，喜悦幸福之情充盈满心怀。

上被同学们涂满汉字的。

还没有等到我女儿的出生，母亲便离开了。女儿出生前，七十多岁的奶奶反复关照，孩子出生时，要先用一件我穿过的旧衬衫包裹一下，再包裹上其它衣物。还说，用父亲的旧衬衫包裹过，孩子无论到了哪儿，永远不会害怕。用哪件衬衫呢？想了半天，当然是我的第一件白衬衫。

后来，经济条件好转。我搬了几次家，也不知那件衬衫遗失在哪次搬家的路上。

时光荏苒，女儿也大学毕业了，还顺利地通过了国考，参加了工作。前几天，女儿带回一个小伙子，对我说，爸，我把他带回来了，你给把把关呗。小伙子很帅气，一件雪白的衬衫把他衬托得清清爽爽。我傻傻地望着他的白衬衫。忽然，我的眼前，母亲第一次给我新衬衫的情景，同学在我衬衫上含着泪签字的情景，护士用我的衬衫包裹女儿的情景，一幕一幕，历历在目。

也许，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件衬衫，承载着爱与被爱的温度，会被我们在不经意中留在岁月的风中吧？



鸟宿池边树

吴有涛 摄

责任编辑 柳再义 投稿邮箱 jsgrb\_liu@163.com

袋，修缮了多少张面孔，老人也记不清了。他剃头的物件大都上了年岁，比我们的年龄还要大。在他看来，剃头干的是颈上功夫，拿的是利器剪刀，半点马虎不得。老人不单单剃头，还会修面、洗头、掏耳、头部按摩等等，口口相传，有不少城里人坐着轮渡找他剃头。

路边的剃头摊没有美发店那样华丽的门面，每个人十几元的微薄收入可能改变不了他的生活，他却很开心地做着手里的活儿，一干就是一辈子，大好年华悄悄从指间流逝。

我多次去那里理发，也看到不少人交朋友圈。说很喜欢老人的摊子。尤其喜欢他不急不慢剃头的安闲，喜欢他理出来的传统式样，喜欢他掏耳朵捶背的享受，喜欢他路边摊的市井氛围，更喜欢他似懂非懂的家乡话，如泉流汨汨。

河。每一次的闪烁，总是那么熠熠生辉，每一次的出现，总是那么的光彩夺目。

我顺着春天指引的方向，邂逅一场春风。春天的音符，是溪流流淌跳跃的声音，春天的音符，是一场雪融化的声音。春天的音符，是乡情流动的声音，让我们感受一种情怀和难以释怀的痛。如果说思念是一只飞翔的青鸟，在记忆的深处渐行渐远，在春天的路口久久的等待。春天的音符，就是记忆深处最优美的旋律、最动听的格调、最高雅的品味、最经典的诗章。春天的音符，是潮起潮落的声音，春天的音符是乡情绽开的声音。春天的音符有着春雪曼舞的情韵、春天的音符有着春雨柔弱的身姿，春天的音符演绎着一段亘古不变的风景。春天的音符来自于春风的诱惑，仿佛阵阵袭来的絮语，在春天里默默含情。

## 劳动也幸福 方成龙

劳动的内涵是丰富多彩的，与付出相生，与汗水相伴，与智慧相进，既有双手体力的劳动，也涵盖智慧脑力的支出。不同的分工、不同的岗位人们因劳动而拓宽了生命，践行着使命，生生不息，奔腾不止，缔造出了社会前行的动力。人们在劳动中滋润丰富了五彩人生。劳动是一首歌，是汗水歌，也是幸福歌，它以汗水作词，用幸福为曲，天然一体。现代杰出的作家、文学翻译家周瘦鹃在《劳动者之歌》中述道：“平生习于劳动，劳心劳力，都不以为苦。”鲁迅先生深情地说：“伟大的成绩与辛勤的劳动总是成正比例的，付出的劳动越多，创造的幸福就越多。”

今天，和煦的春风中飘扬着新时代奋进的强音，逐梦的劳动号声里迎来了又一个崭新的五一劳动节。劳动者节日打头的五月鲜花迎风招展，我们守望劳动用汗水浇灌，我们不忘初心秉持劳动幸福，在匆匆碌碌人间、处处无家处处家的各自岗位上耕耘，把这五月的花儿装扮得更加美丽，让劳动筑起的幸福生活、悠长的愿景梦想紧密相连，劳动与幸福永远相伴。

## 怎么办呢，我不能 黍不语

怎么办呢？我不能一直对某件事，保持热情。那些晨露一样新鲜，而娇羞的话语，有人嘴一合，一张，就在空气中找不到了。

我无数次梦中，到过的雪原，雪一场一场，白白地在下。我执念的故乡，亲人，别人替我站在她们身旁。甚至我爱的人，也有别人替我在爱。我不能说出所有。就像我不能，吞下所有的黑暗。一旦有人认真起来，我便开始逃避，像个刺猬，缩进最深的洞里。

这么多年我已，习惯这样。我深知那些阳光般的美好，是怎样以水流的形式，从我身体逃离。我不能一直对某件事，保持热情。对一个人也不能。

## 若是没有你 徐玉娟

若没有那一个木制的秋千架，那一树梨花就显得有些单调。

若没有那一树梨花，那一架秋千似乎就失去了神的庇护。

若没有和春风一起飞扬的你们，那一树梨花和秋千架也就只能互相安慰。

若没有你，坐在走廊上透过指间升腾的烟雾看着他们，这所有的一切形同虚设。

## 苦荞命 董树平

李烟烟攀爬脚手架三十六年，失手过一次，废掉一只耳朵。

高高的脚手架上，李烟烟仍然身轻如燕，只是说话的嗓门比以前大，像一只悬挂的高音喇叭。

李烟烟说，实现风中的诺言，少一只耳朵算是轻的，我师傅比我失手的次数还多，成了植物人。

李烟烟和他师傅在农村盖房子，从一层拔高到了五层。

## 执着的浪花 吟梅

每朵浪花都勇敢无畏，浪推着一浪，一朵牵着一朵，泡沫幸福地夸张成水晶模样，沉醉在自己的欢歌里，汹涌奔赴这燥热的沙滩。

没有南墙，也自己回头，沙滩冷漠后不会挽留，潮水散去体温，陆续后退，从沙砾将每颗自己生生剥离。

生了根的潮湿和痛，要么等待被太阳带走，要么，等待下一次浪花覆盖。

## 一支笔 毛文文

一支笔站在快要荒芜的麦地上，它吸足墨汁就像麦子在灌浆。

一支笔听到了镰刀的声音，正在褪去锈迹一步步走向麦地。

一支笔磨砺在身体里的某块麦地，收割一些细碎的、甚至分裂的事物。

一支笔和麦穗一样在风中摇曳，懂得活着和爱是唯一真理。